

讀「滄溟行」

馬有峰

自甲午割合，以至抗戰勝利故土重光，半世紀漫長歲月，對於臺灣同胞，無異一場可怕的噩夢，血腥的武力鎮壓，窒息的政治控制，涓滴不遺的經濟榨取，遏殺才智的教育差別，以及二次大戰期間，企圖徹底消滅我臺灣民族意識的「皇民化」運動，無不沾滿了斑斑血痕和淚漬。「人爲刀俎，我爲魚肉」，沒有什麼比這兩句話能更確當地表達臺灣當年的際遇。

中國曾經以仁恕的美德，寬恕了日本加諸於吾土吾民的侵凌暴虐，但寬恕不等於忘却，歷史是人類的教訓，我們若忘却那源自父老兄弟諸姑姊妹的血淚，實爲良心所不許，而曾由那血淚中迸發出來的光和熱，更應被我們永引爲榮。

鍾肇政的「滄溟行」，便是以此爲本的一個長編

創作。它畫出了臺胞抗日的一個重要轉捩期——從以武裝起義爲開場，被集體屠殺爲結局的悲壯戰鬪，轉化到求參與政治爲手段，解除桎梏爲目的底弧形戰略時代。

表面上，波瀾壯闊的風暴逐漸止息了，實際上，潛爲一股輟而不懈反覆衝擊的暗流，六三法撤廢運動也好，臺灣議會設置運動也好，似乎都像在與虎謀皮，但年復一年被斷然拒絕的惡果，不啻時刻在提醒臺胞的民族意識，在屈辱感裏認清自己「亡國奴」的身分，尤其對自幼被強制接受奴化教育的年輕一代，最有啓發發聵的作用。

陸維樑，可算是一個很好的例子，他——生長在窮鄉僻壤的農家子弟，就是從這些運動及其領導人物

的感召下，認識了自己，認識了同胞，認識了祖國。

這種正確的認識使他徹底明白了日本統治者對臺胞的歧視，自總督府以下所有日本官商機構訂立的不合理不公平的法令規章，無不植根於此，他個人固然受到了「張科羅（清國奴）」就是「張科羅」的侮辱，推而廣之，全臺灣的同胞，又有誰不是在這樣的評價下被役使着、壓迫着？這是怎樣也不能甘心忍受的事，一個血性男兒，自然要決心與壓迫者奮身一搏。

於是，他回到了他的故鄉。

很顯然，初回農村的陸維棟，是稚嫩且缺乏經驗的，唯一的憑藉是對同胞的愛與同情，他四處奔波，渴求大眾的覺醒，好匯成對抗拓殖會社必需的力量；他更具有學習的熱忱，從他廢寢忘餐跟從阿四叔做膨風茶這件事上，更清楚地表現出他不只是想幫助阿四叔，而是誠心誠意地在學習如何與他生身之士相連接，如何與這土地上的人們合而為一。

阿四叔該是中國農民的典型。他們一生一世擁抱着泥土，離開泥土就沒有生活，也不知怎樣生活，春耕夏耘，只祈望秋收冬藏，圖個小小的溫飽，然而也往往躲不了天災人禍，這使他們養成以無限的忍耐力

來支撐他們的痛苦，以「宿命」作為消泯怨憤的法寶，而也就因為有這樣的忍耐力和宿命觀，使他們得能在最堅苦惡劣的環境中掙扎、生存。這才是中國人的老根，從他們身上寫下了中華民族歷經重重憂患却仍堅強不拔的歷史。

唯其如此，苦惱陸維棟的倒不是阿四叔那種難於激發的鈍拙，而是某些自許為識時務的「俊傑」，像陸維棟、陸維揚之流的御用紳士。二十年專制統治的兇焰，奴化教育的浸潤，既得利益的滿足，蘊釀成畏怯、懦弱和自私，一點點風吹草動都令他們膽戰心驚，唯恐影響了他們稍勝旁人一籌的生活，以及前途頗有厚望的功名利祿。

從陸維棟的一身金光閃閃中，我們看到了的沾沾自喜，他那種戰戰兢兢就患得患失的心理，使我們憐憫，使我們悲哀，甚麼道德勇氣，都被征服者的積威和個人的私慾閹割掉了。

夢想穿上紋付袴去晉謁「現人神之子」的陸維棟，和拜受紳章而大排慶筵的陸維揚，實質上都是一丘之貉。陸維棟常常流露出對陸維揚的輕蔑，毋寧更暴露內心的卑劣，「鮑老當筵笑郭郎，笑他舞袖太郎當

，若教鮑老當筵舞，轉更郎當舞袖長」，我們無法想像若非一身硬骨的老母日夜瞪着炯炯雙眼，這位教諭大人會變成甚麼樣子。

隨時會用扁擔劈頭打將來的老母才真正可畏可敬，這扁擔象徵着傳統的權威，是子子孫孫的當頭棒喝！既威嚴，又沉重。儘管她也有小糊塗的時候，可是在大是大非的節骨眼上，却立得定主見，分得清黑白。果然是積世老婆婆！頑固得可愛，憨直得可笑，只一味順着天理人情這條路走去。陸象山先生說：「我雖不識得一個字，也要堂堂地做一個人。」她真是不折不扣地做到了。

作為這樣一位傳統的母親的兒子，陸維禔確實是盡了他的本分，不論他所參與的對抗拓殖會社的行動敗得多慘，他的表現是令人肅然起敬的，尤其在拒絕會社收買的事件上更是如此。這種不為威脅不為利誘的氣節，就是堂堂的大丈夫，堅毅的革命者，雖然比起黃石順來他還不够老練，不够機伶。

毅然抉擇了回祖國求學的陸維禔，是從更高更大的地方着眼，準備充實自己，為拯救整個臺灣同胞而貢獻力量。這抉擇是一種割捨，也是一種結合，割捨

的是白髮高堂、新婚嬌妻，以及數百萬沈淪苦海의 同胞，結合的是心連心，肉連肉的祖國，是把臺灣與祖國的命運連在一起，休戚相關，榮辱與共！這時候，我們明白了鍾肇政一系列以臺灣近代史為背景的小說，始終以陸家人擔任主角的道理，陸字隱喻着祖國大陸，陸家子孫即是祖國子孫。至於本書中以簡溪水、蔡培川影射蔣渭蔣培火先生那當然是無需解釋的了。

「巨鯨破滄溟」，開臺聖王鄭成功曾經留下過騎鯨的傳說，我們相信陸維禔此後將縱浪於大化之中，以不善亦不懼的恒毅，為光復臺灣解救同胞而奮鬥；我們更了解這也並非孤立的個案，當年正不知多少有志的臺灣青年，為了同樣的目的，以同樣的心情，踏上同樣的征程。

「捲土重來未可知，江山亦要偉人持，成名君子知多少，海上共來建義旗！」丘逢甲先生的預期，終於在民國卅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得到了肯定的答案，但勝利不是冒然得來的，積臺灣同胞和祖國軍民數十年的犧牲奮鬥，才能有此成果，緬懷先賢志士為光復臺灣所付出的血汗和心力，我們的敬意實歷久而彌新，從而，以歷史的眼光來讀滄溟行，或許更有其崇高的意義吧。